

V
B6275
C364

冊 4	箱 5
-----	-----

羅山奏疏卷之五

奏對

聖諭

臣欽蒙

聖諭云倫以訓誨尚書康誥篇內一節中解心學云

後世心學不明却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意思

一切寬縱了不知所謂如何但慈悲憐憫為事

非孔子之道却是釋門之為其所謂將善心看

作慈悲憐憫不知拍此否如拍此為言便當明

解出如不以此不拍何臣謹按周敦頤曰天以

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
之以刑民之威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賊
威無倫矣故得刑以治夫人君之尊如天運於
上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即天之有四時者
也武王告康叔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克殺越
人于貨賢不畏死罔不慙又曰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言元惡大慙刑殺之不可緩正
聖人法天之謂也故舜德好生然必誅四凶孔
子以愛人為仁然必誅少正卯皆仁義並行之

道也今倫以訓講解其末節乃發明餘意有云
後世心學不明却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意思
一切寬縱了大意願為人君者於元惡大慙之
人刑罰無赦但以慈悲憐憫四字為言意圖語
滯實欠分明夫慈悲二字誠如 聖諭乃釋門
之為昔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
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
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
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此溺於慈悲之
弊也若憐憫二字與慈悲又大不同乃孔子之

道也昔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謝氏又為之說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
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
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矜也者正憐憫
之謂也倫以訓之意恐別無他指只是不得明
白解說耳又

聖諭朕惟武王之告康叔明德慎罰以求本心之原
處至此乃說善本人固有者夫所謂用其善心
必自敬始苟有所不敬則此心未免為不善而

德雜不純刑濫不中矣至於後世心學不明者
非不識善心乃不知其返善耳善者性之本亦
非心之本也因其性之善行出事類未皆不善
實性分中來如認作善心恐難致力能盡本性
之善致其心之敬然後德自明而刑賞之際始
無公私之累矣臣謹按程頤有曰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真德秀曰人君能內主
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
之翰墨談之屏障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
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

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
器敝而為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戒可也不
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
舉觴命爵以古者房中之樂而代今之樂府歌
辭惟所欲為執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
心有不正者未之聞也由是觀之則

聖諭所謂用其善心必自敬始與夫致其心之敬以
盡本性之善者誠聖學之至切要者歟夫人之
性原於天天所賦無有不善性善則情亦無有
不善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夫元亨利貞天之道

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
之情也孟軻氏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於此可見心統性情者也

聖諭謂後世心學不明者非不識善心乃不知其返
善耳善者性之本因其性之善行出事類未皆
不善實性分中來如認作善心恐難致力誠又
開示人以心學者歟夫武王告康叔曰汝惟小
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陳氏
為之說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

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
知所以深相符契相戒飭也此說本是正意蔡
沈註乃謂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
爾知之於心之一字乃多加一善字夫心既說
有善則便有不善者故來慈悲憐憫之說何曾
能說到性分上來孟軻氏曰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只是就性
分上說未嘗就有善心有不善心若舍性不言
而只言心便將善心認作不刑殺之心不善心
認作刑殺之心誠如 聖諭恐難致力者也只

當自仁義禮智性分上求之所謂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者使情之所發各得其正心無不正而
天地正大之情可見矣由是以達之行政用人
之間則禮天教也樂天和也賞天命也罰天討
也泰和雍熙之治端在茲矣茲承 聖諭令臣
等看其是否開陳所謂以釋朕疑臣伏讀三思
仰見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所謂範圍天地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夫復何言第有
問不敢不對極知冒昧無所逃罪惟

聖明亮察采納焉

論用人 嘉靖九年

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補
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竊惟科貢
皆國家取才正途我

聖祖初制歲貢監生多有任之卿佐及御史等官而
進士但多授以縣丞而已及後進士之選偏重
非惟監生之途輕棄而舉人亦甚輕矣夫司牧
最親民惟州縣而已今天下州縣無慮千三百
餘為正佐之官者進士十不及一舉人不及二
三餘皆歲貢并援例監生以及吏員出身者為

之皆有親民之責者也古人嘗謂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惟在上之人任用
振作之耳去歲朝覲後

皇上勅諭吏部凡州縣官無分進士舉人監生吏員
但有廉能愛民者許一體推舉擢用庶在位者
各有所奮發而百姓蒙澤也今巡撫官未見一
體推舉振作而反請重進士之選臣竊恐其所
示不廣而與前 勅旨相悖戾也夫進士顧名
圖進者固多而恃勢虐民者亦不少若一切以
科名為重而監生之輩盡輕棄之則彼皆不惜

其身無復奮發誰為朝廷盡心撫字百姓邪伏
乞 聖明將此本書覽或令吏部再行議擬庶
取才之途不狹而仁覆天下者廣矣

議郊祀

臣欽承 聖制以

太祖高皇帝始建國立方丘以祀

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
心巨疑仰見

皇上事

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

及卿士又仰見

皇上溥采公議慎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嘉謀嘉猷

入告于

皇上裨萬分一又不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擯我

皇上之德對揚休命實臣之罪也臣觀丘濬大學行

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宜盡以己意陰

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衆人則未

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

不議禮恭惟

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聖制為子

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敬

天法

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

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古今

慎重典禮則

聖祖神孫光于先後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

聖明垂察焉

虞書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

^臣謹按類是祭告于天之名非郊祀常祭

因事而祭告于天倣郊祀之禮為之故曰

類秦誓曰受命文考類于上帝王制曰天

子將出類于上帝皇矣詩曰是類朱熹註

曰將出師祭上帝也觀此則類止是因事

祭告于天之名無疑初宋蘇軾主合祭天

地之說以為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

群神莫不畢舉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

乃強以己意附會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

祇胡宏遂謂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

者咸在其中也

國朝丘濬謂舜初受命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遂創天地合祭之說自有虞始臣竊謂舜初攝位告祭固無不告地祇之理然無明文不可便謂言天則地在其中若以祭告于神類合于上帝謂之類則不應復云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矣大凡聖經無明文者皆不可強以己意附會以滋後人之惑

商書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臣謹按魯論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與書文小異夫皇皇后帝明是告天今之為說者因書傳以神后解作后土遂謂商亦合祭天地殊不知此是湯既放桀告諸侯而述祭告之詞如此便作總告天地亦非郊祀之常禮也又按唐杜氏通典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皆非合祭也明矣

周書召誥用牡于郊牛二

臣謹按孔安國疏曰用牡告立郊位于天

以后稷配故二牛觀此則知二牛者一帝
牛一稷牛也蔡沈註云郊謂祭天地也故
今之說者遂謂二牛一祭天一祭地以周
有合祭之禮誤矣

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風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臣謹按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
熹曰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
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
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

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
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
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
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
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
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
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
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
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
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

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臣觀朱熹辯論
詩序之非如此丘濬皆置而不錄且謂周
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狩朝會祭告莫
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卒以詩序為
據以為合祭天地之詩亦固矣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
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古禮事邦國之鬼
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觐師雨師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

祭四方百物

臣謹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
之禮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
命觐師雨師是也地示則社稷五祀山林
川澤四方百物是也夫天神地示分明對
舉故今祭天神曰昊天上帝而祭地直曰
皇地祇丘濬乃謂天神之祭有昊天上帝
而地示之祭無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于
上帝而無后土復以己意附會謂周禮亦
是天地合祭不亦異乎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雷鼓鼙鼗敔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
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
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

臣謹按宋陳襄曰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
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

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八變以祀地示夫祀必冬至者以
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
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圜鍾為宮三變黃鍾
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三一之
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
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
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
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鍾為宮四變太

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四二
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
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其說最為
有理或問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
厭勝之術朱熹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
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是無商調不是無
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皆在又曰大司樂
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
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
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苟

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報巴鼓瑟而
游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觀此則諸儒未
有以大司樂為非者惟胡宏以樂六變而
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以為豈君子知
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恠之辭吳澄即謂於
五聲止用其四無商聲皆力詆周禮為非
蓋二人只緣以合祭為是故以是說陰壞
圜丘方澤之禮丘濬因之亦謂周禮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焉可深信
夫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既謂不足信

將何據哉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臣謹按丘濬曰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
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
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惟其祭之一故主
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謝用休問北
郊之禮程頤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
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
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

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橐拮器用陶匏
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
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用則知別用一服
楊復亦謂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
裘遂使後世因是而廢北郊之禮觀此則
郊天郊地當不一其服也明矣臣竊謂大
司樂司服皆周禮也大司樂所載本有圜
丘方澤之制而反不信其所有司服所載
本無祀地用裘之制而反信其所獨無何
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

臣謹按冬至則日漸長故曰迎長日之至

漢匡衡等議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曰於郊故謂之郊故程頤有郊天郊地之說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臣謹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觀此則天地之不可以並事也明矣此曰則天數曰象天曰明天道則地之不與南郊之祭益又明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瘠於泰折祭地也

臣謹按漢王商等議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瘠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

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

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

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
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
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
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臣謹按天子日至而郊孟春而祈穀于上
帝魯避王室郊不於日至而以孟春故天
子之禮於孟春祈穀則可以郊則非古禮

矣或問郊天冬至當卜邪程頤曰冬至祭

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
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
也

臣謹按以郊社並言則社卽是后土中庸
所謂明乎郊社之禮是也夫社有大社有
王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夫曰社所以
神地之道正以社雖有不同皆地道所在

也夫曰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而又
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正見得惟
天子為能祭天事帝故曰尊天自天子諸
侯大夫以下皆得隨所在為社而祭之故
曰親地今之為說者以祭社即是祭地無
北郊方澤之祭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
之說後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
言郊社多矣某看來還自有方澤之祭此
定論也

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祀

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
地主祀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祀之必於高山
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
云

臣謹按秦祀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
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
曰日主八曰四時主夫以天地之尊而列
之八神且謂天好陰故不祀於圜丘而兆
於高山之下地好陽故不祀於方丘而兆
於澤中之圜丘為說悖繆滅學故也

漢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
甘泉汾陰祠

臣謹按成帝作長安南北郊從匡衡議也

平帝元始間大司馬王莽奏曰周官天地之
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
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天
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地合
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
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

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
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
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
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
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
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以日冬至命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
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

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
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
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從之

臣謹按馬端臨曰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

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

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

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嘗三歲一郊昭

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

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之所謂

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

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

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二君親郊頗多而

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

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

之陰范史記志則不載親郊之歲月祭祀

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臣竊謂

王莽始合祀天地之說以歲孟春天子親

合祭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黷亂不經莫

此為甚至於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

郊又附會后不省方之言但遣有司奉祭

而已夫世祖乃中興之主也而猶采菽議行之何歟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日至祀昊天上
帝於圜丘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
方丘

臣謹按唐制始雖依周禮為圜丘方丘之制然其間實多不經禮樂志曰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

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特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

禮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
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
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
說興乃建玄皇帝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
獻于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
遂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
謹哉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合祭天地
于圜丘神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
以太祖配始罷合祭

臣謹按章俊卿曰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
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
中更五歲而祭於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
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
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
始為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
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會要在
元封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
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
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

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
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
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璠則欲
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至日親
祠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地祇此元豐之
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歆
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
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斗裡非祭
地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

元尊媼神蕃釐涓選休成天地並況皆合
祭之辭蘇軾則以為有欲當郊之歲先以
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
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又
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
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則曰周禮不當
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
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請罷合祭天地
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
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

然也又按劉安世曰蘇軾於聖人之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議者遂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災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方送同議官僉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恐難答時蘇轍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狀竟不得上程頤曰蘇子瞻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

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夫郊天地又與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焉豈得同時邪臣又備考宋史元祐初詔議北郊典禮時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當時是非之在人心槩可見矣

國朝

太祖高皇帝吳元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

仁祖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洪武四年十一月冬

至祀

昊天上帝於圜丘禮成

太祖謂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
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
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
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神昭格庶陰
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群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臣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初分祭天地曰遵古典禮仰見

聖祖復古之心也其圜丘方丘各自為圖并陳設神
位圖樂章具載存心錄祭祀禮儀

十年復議合祀禮是年十一月冬至始合祀

天地于

奉天殿

臣謹按

聖祖御製合祭天地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
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
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入君者

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
本禋祀則有南北郊之異揆以人事入子
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
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
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
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
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臣仰惟

聖祖定合祀之禮因時之宜也

十二年正月合祀

天地于

大祀殿

臣謹披

聖祖御製大祀文所載朕自即位以來祀

天享

地奉

宗廟

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降祭方歛每嘗憂之京房
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答矣
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後洪武十一年
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殿合祀

皇天

后土且古人之祀南郊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
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
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
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因命太
常卿每歲祭

天地於首歲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竊惟天
地分祭者先王之禮也我

聖祖初未嘗所自為制者也合祭者後世之禮也我

聖祖亦未嘗所自為制者也宜於古而古宜於今而
今斟酌損益惟在此心安焉而已夫國之
大事在祀而天地實祀之大者也古人謂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盡其
誠者求其心之安而已能知古先王制禮
之心又知我

聖祖用禮之心與

皇上之心無異斯可與議禮矣

議分配

臣伏讀

聖製云南郊祀

天北郊祭地宜以二至行事朝日夕月俱以春秋仲月遵復我

聖祖初制實應經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又伏讀

聖製云朕因缺祀

天報本之大典故所為問當遵

聖祖之始制露祭于壇以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于歲首祀

上帝于大祀殿以

皇祖文皇帝奉配蓋為民祈穀之意也臣等仰見

聖明取古尊后稷以配天尊文王以配上帝之義也

夏言之秦亦嘗及此但臣等愚昧不能無疑焉

竊謂古者祭天其禮極簡器用陶匏牲用犢聖

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

之月有大享之禮焉此明堂享帝之祭所由起

也今者南郊祀

昊天上帝禮文已極備矣夫天即帝也大祀殿既可

以祀

上帝則壇之所祀亦

昊天上帝而已無容疑者况

二祖聖德神功並配

天地百有餘年于茲矣故南郊北郊之分真可以建
諸天地而不悖而

二聖之分配臣等竊恐未能賢諸鬼神而無疑也伏
乞聖明特加慎思慎處然後可以發勅今

將

仁宗皇帝奉

二聖配祭

天地勅諭并告丈一通謹錄上呈伏惟聖明留神
覽焉

再議

伏蒙發下禮部會議

郊祀章奏欽奉聖諭云

二祖並配

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為弗當今日所講求以正不當

又為之失朕自難違所見卿等其欲作何以處

臣伏讀不勝戰懼臣嘗聞諸古曰非天子不議

禮故今日

郊祀之議始終之見悉皆斷自聖心又孰非古禮

之正為臣子者若敢倡為非議而莫之將順焉

非人類也臣初伏讀發下御製勅諭禮部稿

定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

天地二分日分祭日月實是遵復

聖祖之初制也又定以大祀殿為孟春祈穀

上帝則又不失

聖祖之更制也臣竊自喜慶以為我

皇上一言之決兩全無害在群臣雖數百奏而莫之

及焉謂非大聖人能如是乎獨以

二聖分配竊有所疑焉臣之有所疑者非疑其非古

禮也生於心之有未安也夫尊祖配天嚴父以

配上帝周公所制之禮也其誰曰不然今奉

聖諭云

二祖並配

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為弗當是

皇上急於行古之道臣豈敢曰不然初

皇上為分祭之議也衆論洶洶以為臣之倡議也臣

之責不敢辭幸惟我

聖明察臣之心無他也臣非敢避衆論也顧於心有

安焉有未安焉耳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南都以創立基圖

太宗文皇帝建北都以真安寰宇

祖宗功德之盛自古以來莫之有加焉我

仁宗皇帝於

太祖為祖

太宗為考故有取於易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之議

而並尊之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況於

祖宗配享

天地之大事乎故臣之心竊有所未安也又古之南

郊與明堂相去異所故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

可以行禮也今園丘之兆宜同 大祀殿於南

郊臣又竊恐冬至之祭禮行於報馬而

太宗不與孟春之祭禮行於祈馬而

太祖不與臣之心有所不安慮

皇上之心必大有所不安者也夫禮不憚於更始而

貴於慮終法乎古不滯乎今師其意不泥其迹

可也恭惟我

皇上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聲為律身為度

者也臣伏願

皇上俯賜矜察鑒三代損益之宜者萬世不易之典

臣嘗獻議有曰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

之孝區區報効之誠莫切於是冒昧上言罪當
萬死伏荷 聖慈不即加罪臣無任感恩悚懼
之至

三議

臣竊謂今日

郊祀之議 聖見已決下禮部申議在群臣必將無
言也臣反覆思惟承
皇上責任之重恩遇之殊不敢無言也亦不忍無言
也臣而無言則亦猶夫群臣也非所以盡職也
亦非所以報我

皇上之殊遇也初

皇上議

天地之分祭也實出自 聖心也遵古禮也復我
聖祖初制也臣猶未敢以輕議也凡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朕必欲速於行復遲疑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及議

祖宗之分配也實非出自 聖心也非緣人情也非
我

仁宗定制也臣益不敢以輕議也又凡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其事不如寢之復遲疑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今禮部申議在群臣宜必無言也獨

臣承

皇上責任之重恩遇之殊故不敢無言不忍無言也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臣竊惟大祀殿非

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恐求

以復古未免有失於古也

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臣竊惟

聖祖百有餘年之神座未忍言撤

文祖百有餘年配

天之報未忍言廢恐求以正今未免有失於今也故

臣之愚衷敢以

天地之分祭宜從古禮也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也

祖宗之並配宜從今制也彰我

皇上不愆不忘之心也臣非敢先後反覆其說也疑

貳其心也夫昔議尊宗之禮也乃三綱五常也

三代以來未之能變者也故臣以為不可但已也所以明父子之道焉今議

郊祀之禮也乃制度文為也三代以來未能不變者也故臣以為或在得已也所以遵

祖宗之道焉仲尼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今事猶未成也未遂也願

皇上亮臣之誠不敢欺君矜臣之愚不敢負君宜必有從容慎重之道焉而況今天變於上民窮於下四方吉凶殆無寧日臣待罪機務之地竊預聞焉每仰歎

聖明之君在上豈宜有此實皆臣下之罪也臣實罪之首也臣言之是非得失惟

皇上察之身之進退生死惟

皇上命之臣陳見惓誠冒昧煩瀆不勝懇切戰慄之至

陳謝

臣欽奉

勅諭云朕近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重新刻印頒賜卿等朕昨作一記文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逐卷之首一用之以識其書之

所以教人也茲特以一部賜卿輔贊政機之暇
可以翻閱卿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
陳之此朕賜書之意也臣無任感愧無任感愧
臣竊謂有堯舜禹湯之為君必有皋陶伊傳之
為臣恭惟

皇上仁容義執禮敬智別堯舜禹湯之君也顧臣凡
愚未能敢望皋陶伊傳之下風耳臣稽諸堯典
曰欽明文思而必曰協和萬邦舜典曰濬哲文
明而必曰庶績咸熙言君道也大禹謨曰文命
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皋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益稷篇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言臣
道也孔子論大學之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言君臣上下凡有均平天下
之責者一切自修身始夫格致誠正所以修此
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諸身者舉而錯之
耳故自二典三謨而至于大學綱領條目其道
一以貫之而已

皇上責臣以大學之道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陳之
臣愚罔有所知然反覆思惟其要只在絜矩而
已朱熹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君子必當因

人心之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
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令矣示儉
約矣省冗費矣蠲租稅矣發倉廩以賑貧矣然
猶頻年四方吉凶百姓流移夫所孟軻氏曰率
獸食人入將相食今人已相食矣甚至父子矣
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今 上有明德愛民
之君下無輔理承化之臣而臣實罪之首也
皇上誅序未之及也而賚賞有加焉且厚望焉臣無

任愧懼無任愧懼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偏
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典
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 恩陳謝敢併及焉惟

聖明俯賜亮察臣幸甚天下幸甚

嘉禾頌

臣伏見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揖莊田內有嘉禾
一穗而歧者十一莖而二穗者二十進獻伏

蒙

皇上發示內閣臣謹按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
者德茂則生堯時孽於畝夏二本同秀殷同本

異秀信為聖帝明王之瑞不虛生也恭遇

皇上敬

天勤民稽古正學去冬祈來年于天宗修獲靈雪之

應今春親藉田于先畝疊來瑞麥之祥惟

聖德之謙虛卻祥瑞而不有臣伏思天之所貶人不

敢違况臣忝列輔臣喜倍恒品敢伸歌頌以相

歡謠頌曰我

皇嗣統立民之極文教誕敷蒸民粒食宵旰皇皇視

民如傷博施濟眾弗忍告荒帝德日隆唐虞

三代自古休禎于今豈非光集維敷靈雨既零

陰陽以和匪曰冥冥天鑒我

皇惟民視聽來牟發祥曰豐年應帝不自有敬之

敬之郊禮復古昭格遲遲咸曉之臣有獻嘉穀

普天之下五穀以熟薦于

三殿獻于

兩宮起敬起孝肅肅雖離豈曰豐年人民之育永錫

祚胤令終有假

陳謝

先該臣妻封一品夫人蔡氏病故該部遵依舊

例照品官造墳料價定數及遵舊例妻故在前

併造夫壙題蒙

欽依差官前去營造今該本布政司造完回奏臣妻

已獲安葬完畢臣自揣猥庸濫叨 恩寵官臣

之身而又及臣之妻榮臣之生而又及臣之死

臣將何以為報乎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謹陳

謝以聞

進女訓詩

臣伏蒙

聖諭臣仰惟

聖母慈訓

皇上奏請并 欽定授書講書事宜俱至正至當禮

官即當遵奉奏行前奉 欽諭令諸臣作為詩

詞臣計之凡二十四人人各四首已幾及百首

故臣不敢煩多重撰集詩詞四章進

覽

后皇降德古有內則明章婦順其儀不忒閨門之化

萬福之原周南召南首三百篇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惟 皇建極式禮莫愆勤

儉孝敬是曰婦德威如之古四方維則

孝慈大傳

仁孝內訓助我

祖宗肇基啓運迄我

慈仁申錫訓詞必敬必戒永監于茲

詩稱麟趾關雎之應振振公子邦家之慶君子

好述和樂恭敬子孫千億祈天永命

請廣儲嗣

臣伏見

皇上請

聖母授中宮女訓事宜以修內教臣切惟天下之

治正家為先此誠所當行而天下之本嗣續為

大則尤所當急也恭惟

皇上隆帝王之德當傳付之統上有

宗廟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

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在今日所宜

急圖者皇儲而已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儲嗣

也又古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樛木有逮下之

仁益斯有和樂之德子孫衆多固其宜也伏惟

中宮皇后正位有年前星未耀嗣續未蕃天鑒

聖德永錫祚胤固未晚也臣願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年廣為儲嗣兆祥之計宜

勅禮部舉慎選之典惟貞淑之求以充妃嬪以

備侍御或當內教禮儀之行亦各得以相攝佐

也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皇上申錫我

皇上者端在是也臣忝官輔導有懷耿耿伏乞

聖明察臣愚衷特賜允行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臣不勝顙望聽命之至

陳謝

臣於本月十五日子夜欽蒙傳諭明晨卯初

三刻朕於文華殿視祭器就宣張少傳來看

方詣

三殿參拜臣聞命奔趨刻期候文華殿下先是

前殿已陳設新製

園丘祭器有金爐玉爵錦幕圭壁祝嘏帛篚之屬

以至金鍾玉磬賁鼓搏鼓琴瑟簫管祝敔羽籥

干戚之屬左右前後森然整然靡一不具

皇上如期躬親看視時寶炬在堂熏爐在案

皇上周旋折旋詳審制度既又躬親考擊鍾磬精

審音律金聲玉振洋洋盈耳臣已得竊聞於堂

下矣

皇上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園丘祭器朕已看視特命卿看視臣謹奏曰此皆出
於

皇上敬

天至意臣謹當遵奉欽命看視命賜臣茶臣復

叩頭

皇上退御文華後殿臣起而踧踖一時仰見金壁

輝煌燈燭交映恍如身在蓬萊事若夢寐未敢

以為真也既復循旋恭視凡一應禮器樂器大

小畢審罔敢或遺仰見聖明制度精當舉其

大不遺乎小法乎古復宜乎今真是稱我

皇上敬

天之誠左右以臣恭視畢告

皇上始還內詔

三殿行禮臣竊惟記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

皇上律天時之宜復

聖祖之制夫事

天之禮雖以簡為貴而禮器大備實又以多為貴者也非

大聖人盛德其孰能之臣又伏思自昔人臣有得侍其君宴遊而自以慶幸無過者茲臣何幸得遇

聖明實千載非常之遇也又茲得賜觀祭器如此實千載非常之觀也故臣敢備述顛末用陳誠悃以著我

皇上敬

天至誠萬古所當為法以表徵臣答君至願萬死莫能為報也若曰怙恃君恩以自誇侈臣實不敢臣之心

皇天鑒之

皇上鑒之者也臣不勝感恩之至

再疏

本月十七日午刻欽蒙傳諭宣臣至文華

殿先是殿中陳設新製

圖丘正位龍林御案各青金龍衣褥配位龍椅供

案各錦龍衣褥左右陳設錦幕無算

皇上御 文華殿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園立龍牀御座朕已看視特命卿看視臣謹奏曰臣
前蒙 聖恩賜觀

園立祭器茲重蒙賜觀龍牀御座臣無任感戴復叩
頭謝恩

皇上退御 文華後殿臣起而踧踖循旋瞻視仰見
聖明制度俱極精當左右以臣瞻視畢告

皇上復進臣至後殿臣復奏曰臣遵奉 欽命瞻視

園立龍牀御案等器俱極精當足稱我

皇上事

天至誠

皇上諭臣曰此雖出朕事

天之誠實賴卿贊成臣復奏曰此皆出自

皇上事

天至誠臣豈敢能與

皇上進臣前臣少前復跪復進臣至 御座前以

御札授臣令臣看視 天威嚴重臣一時不敢展

奏曰容臣退外看視 上允之復命賜臣酒飯

臣謹再三叩頭踧踖而退臣出 文華殿下方

敢端拱展視 御札云即今祁寒之候在工人

役恐難倣造

園丘大工想已畢工可着併力脩造 朝日壇工程

十一月朔始可暫止

方丘夕月二處工程待正月十六日即復舉行二月

至五月計有整三月其時和煖必得其完今止

工只着於申前辰後辦料卿可思處會勛等行

務稱朕體天恤民之意臣即趨出捧錄

聖諭傳示工所遵行臣切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

皇上恤民之心一至如此而又況勤誠事

天之心靡在不存

天心有不昭格者乎臣又伏思前蒙

皇上宣召夜召之恩也今蒙

皇上宣召晝接之禮也且俱承 賜觀事

天禮樂之器此誠千古所無史冊未見之 恩遇也

臣何以為報乎懼躍感激之餘不避煩瀆敢復

具本陳謝

陳謝

臣前日伏承

聖諭欽定冕服制度已極精當謹因原進圖冊更正
進

覽并請下內閣詳議者正欲衆論以同制度也
稽古帝王巡守之典必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
之是謂大同漢賈誼請易服色興禮樂以立漢
制文帝譙讓未遑後人惜之況冕服之制又非
泛常服色可比

聖諭謂此舉匪輕所以重祭祀耳仰見

皇上事

天享

帝尊

祖敬

宗之心無所不用其極者矣

聖諭欲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翰林院叅以禮科
議上施行尤見衆論之公禮制之大同也又

諭或有非議坐于朕勿得乘是而毀我忠良誠保愛
愚臣之至也臣捧讀不勝感激孔子曰天下有
道則禮樂自天子出今

皇上正服色同制度舉唐虞之盛誰敢為非議者記
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臣愚無
可以効忠良雖殺身無足為補報者夫豈復以
非議為累而重勞

皇上愛念如是拱伏乞

聖明寬慰焉

羅山奏疏卷之五